

云南花灯音乐第四集

呈贡花灯音乐

云南省花灯剧团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花灯音乐第四集
呈 貢 花 灯 音 樂

李文元唱
尹 剑 剑 练
云南省花灯剧团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花灯音乐第四集
量 质 花 灯 音 乐

記錄者：尹 剑

編輯者：云南省花燈劇團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云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云南分店

195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頁數：44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3 $\frac{1}{16}$ 印數：1—5077

（雲南省書刊出版發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8116.100

定 價：(7)二角八分

責任編輯：禾 第 校 对：羽 刷

目 錄

呈貢花燈介紹.....	(1)
玉綻瓶.....	(11)
打棗竿.....	(11)
青平玉.....	(19)
平 板.....	(23)
走 板(一).....	(24)
走 板(二).....	(24)
打 漾.....	(24)
掛 橋.....	(25)
自(寄)生草.....	(26)
滴水調.....	(31)
鄉城觀家.....	(33)
金紐絲(一).....	(33)
金紐絲(二).....	(37)
金紐絲(三).....	(41)
青繡衣.....	(46)
七星橋.....	(46)
採花調.....	(47)
倒板菜.....	(48)
長寧錢別.....	(50)
萬親調.....	(50)
倒板菜.....	(52)

李狗頭酒	(53)
青平玉	(53)
鐵蛤蟆	(56)
數耗子	(57)
打花鼓	(58)
花鼓調(一)	(59)
花鼓調(二)	(61)
採 花	(62)
花鼓調(三)	(62)
花鼓調(四)	(64)
花鼓調(五)(一更天)	(65)
鬼 譜	(66)
瞎子觀燈	(66)
姑娘算命	(67)
点点香	(68)
立四柱	(69)
送 鄭	(70)
放 羊	(72)
放羊調	(72)
蓮花落(一)	(73)
蓮花落(二)	(74)
包二接姐	(75)
双疊調	(76)
採 花	(77)
朱買臣休妻	(78)
哭皇天	(79)
走 板(三)	(80)

將軍令	(81)
勸 贈	(82)
關五更	(82)
開財門	(84)
开財門	(84)
三怕鑿	(86)
頂油灯	(87)
板凳龍 勸王報 祝英台	(88)
板凳龍	(89)
勸王報	(90)
祝英台	(92)
後 記	(98)

呈貢花灯介紹

尹 錄

呈貢縣位于昆明之南，和昆明接界，也是云南花灯的流行地区之一。由于地理上接近的缘故，所以大部份的剧目、演出等和昆明花灯非常相似。但它们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特别表现在音乐方面：呈貢花灯的“背宫调”的演唱，开朗活泼，亲切感人，和昆明花灯的“正宫调”比起来，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1956年初秋，云南省花灯剧团请了呈貢新松花舖的李紹陽（貨農，65歲）、李文元（貨農，58歲）兩位老師來教呈貢花灯，順便把曲調部份完全記錄下來。在初步整理这些曲調的同时，並把有关呈貢花灯的情况作个粗略的介紹。

一、流傳概況

呈貢花灯的來源，現在還沒有什麼肯定的說法。有說是唐明皇避地府以後回來便開始唱花灯，所以過去唱花灯的村庄都供有“勳封有感唐朝明皇乐王老郎菩薩”之神位；也有說是老祖輩從外省來云南時把花灯也帶進來了；相傳老祖輩的祖籍本是“南京應天府、柳樹灣、高石坎”的人氏，老祖輩是被充軍來的。後面的這種說法，在雲南大部份花灯地區中也非常普遍，可是卻不能确切地說明呈貢花灯的來源。和李紹陽老師談到這一點，他說：“從前，昆明廣兩衛（俗呼橄欖凹）有一位姓羅的師父到呈貢縣可樂村教花灯，後來可樂村一位姓李的師父又來松花舖教花灯。”李紹陽老師是松花舖唱花灯的第二代，來松花舖教花灯的這位李師父的年紀比李紹陽大二、三十歲左右。按照這個說法，呈貢花灯至少也有七八十年的歷史，這一點是比較可靠的。

省花灯剧團的李潤同志在1944年曾到過橄欖凹教玉溪花灯，當

时碰到橄榄凹的一位罗二老爹，这位老人对李渭同志說：他曾經到过富民縣、呈貢縣和昆明的筇竹寺教过花灯。这样看來，呈貢花灯——至少是松花舖、可乐村这一带的花灯，和昆明花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是可以断定的了。

呈貢花灯不僅在縣內很流行，还流传到附近的縣份如昆陽、晉寧、澂江、路南和宜良去。李紹陽、李文元老师在1916年以后，都常常到这几个縣去演唱和教花灯。据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情况，这些地方的花灯，大都以“背官調”为主。

呈貢花灯大約在1938年左右就逐漸衰落下來，这和玉溪花灯的發展与廣泛流行是分不开的。按兩位李老师的說法是：“老花灯（呈貢花灯）慢慢沒有接班的人，而自己的年齡已大，也不好意思再玩了。新花灯（玉溪花灯）容易學，年青人只要會唱几支玉溪花灯調，再看看金鈴記一类的本子以後，就可以學着別村唱起玉溪花灯來。因为这个緣故，老花灯只好歇了下來。”

老花灯（昆明和呈貢的都如此）的規格比較嚴；有的道白和唱詞都很文雅，不容易理解；曲調多而難學；每場燈的身法（身段）舞蹈都不盡相同，要是記不全，演出的時候就會尷尬。一个初學唱花灯的人，僅只在每年的一點點農閒時間內要把一場燈的各方面都學全，这是很困難的。但更主要的还是当时國民黨反动政府的抓兵出快，和數不尽的苛捐雜稅，在这样的歲月里，誰還有心思來學唱花灯呢！呈貢花灯自此後便漸漸湮沒下去，一直到了解放。

二、劇目內容和表演

呈貢花灯共有20多个剧目，其中包括“板凳龍”“霸王鞭”等歌舞在內。这些剧目的內容大多數是以过去劳动人民的家庭、爱情和劳动生活作題材。此外，还有几出比較古老的剧目如“打漁”“朱買臣休妻”（“前逼”和“后逼”兩折），“長亭餽別”等。

这些剧目，在戲劇結構上、藝術處理上虽然还有不够嚴密、不

够精鍊的地方，但这些卻絲毫沒有影響它們所要表現的內容。劳动人民用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語言生动地、准确地表达了他們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和对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嘲諷与輕視，这就是这些剧目能够得到長期廣泛流傳的原因。

在这些剧目中，大部份的道白和唱詞都是通俗的、口语化的，但其中也有少數的唱詞非常文雅，再經過長時期的口口相傳，到了現在，不少字眼都變成了音，有的已經不易理解了，有的唱詞則和剧情內容沒有什麼联系。如“長亭餽別”中紅娘和書僮唱的“打臺竿”：

虞美人 斜靠在 牡丹花下 伸手去採芙蓉 鳥散了一羣烏鵲
太湖石 清泉柳 垂楊倒掛 荷花池塘魚戲水 椴桐樹上鳥喧
花 这才是 似孤單 蜜蜂常來花下覓

这是一个非常雅緻的例子。又如在“三怕婆”中田氏唱的“打臺竿”：

春已去 夏初交 困热天氣 朱門緊閉 南樓上 燕双飛 双
双瓦雀歇書院 点点楊花落硯池 这才是 使(?)朋友 人
少去处是非少(?)

像这样的唱詞，由一个普通人家的妇女唱出來，和她的身份是極不相称的。此外，在“打漁”“玉約瓶”“朱買臣休妻”“劝賭”和“劝闌”中，都有这一类的唱詞。顯然，这些文雅的唱詞不会是農民自己的創作。

呈貢花灯一直都是在廣場上演出，觀众圍在四周看，有人又把这种演出形式称做“籠箕灯”，因此，在表演上也就得適應這一形式。如“劝賭”中，妻子和丈夫吵嘴时

妻唱：(鬧五更)一更鼓溜孤，最溜一更孤，好女子嫁不着好
丈夫，從嫁你，未有得你買过一尺鞋面布。

夫白：婆娘你站着。

妻白：老娘臺走着。………

在家里面吵架為什麼要叫站着呢？這和廣場的表演形式是分不開的，他們若是呆呆地站着吵架，在他們背後的觀眾便聽不清他們夫妻是吵甚麼了。演員們一面演戲，一面還要注意著調換位置——不停地轉動着，以便照顧所有的觀眾。

呈貢花燈的表演和舞蹈的背向，是被廣場演出的形式所決定了的，和舞台演出不同。這種廣場形式，和全省絕大部份地區的花燈是一樣的。

呈貢花燈在長時期的流傳中，曾經不斷地吸收其他地區的藝術來豐富自己。李紹陽老師說：“我們經常在外面教花燈，聽到好一些的音調和看到別人好的身法時，就採納一些來用在我們的花燈中”。呈貢花燈中的“英台調”，“瞎子觀燈”中的某些曲調和“將軍令”等，都是這樣吸收進來的。原有的唱腔、表演等等，經過多年來不斷的演唱，適當的借鑑、吸取，也琢磨得更生動更細緻，也就更能表現內容。李老師又說：“當我們出外教完花燈回來，再在自己地方演出時，大家都說：‘你們有些唱腔和身法怎麼和你們從前演出的又不一样了？’其實是我們採納了別的東西。”

演員們在長時期的演出中，不僅吸收了別的東西，而且還按照自己實踐的經驗加以一點一滴的改進和創造。這些改進和創造，是從表現內容出發，是從生活出發的。

譬如，在談到領會表演的精神時，兩位老師說：“我們唱花燈，在於掌握‘悲歡樂喜、酸甜苦辣’八個字。要演的像、演的好，就要能把這八個字演得出來。”這就是說，當內容需要什麼樣的情感來表現時，你就要能把這一角色在這一特定的環境下所需要的情感表演出來。但也不是要求任何人在扮演同樣一個角色的時候，都只能按照一個固定的套子來演，而是看每個演員對這出戲、這個角色的理解、表現力和不同的創造而言。這就叫做“同是一場燈，各有各的唱法。”

這些經驗雖然是另辟的、片段的，但卻是正確的。雲南各地的

花灯演员，就这样不断地把新的东西充实到自己的藝術中，使花灯日愈丰富起来。

三、音樂及其特點

呈現在花灯中，“打棗竿”“金紐絲”和“倒板漿”是主要的曲調。我們曾把廿个剧目中的所有曲調作了一个統計：有九出剧使用了“打棗竿”；有七出剧使用了“金紐絲”；有六出剧使用了“倒板漿”；有五出剧使用了“青嬌衣”；有四出剧使用了“青平玉”与“掛枝”。

“打棗竿”几乎都是妇女唱的，多半用在每一出剧的开始。“金紐絲”用于敘述、对话或吵嘴。“掛枝”和“青平玉”常用在抒情的地方或插曲。“倒板漿”可以用作抒情、敘述或插曲。“青嬌衣”只用于每出剧的結束（尾声）。

有的曲調，只專用于某一出剧中。如“放羊”中的“放羊調”，“打花鼓”中的几支“花鼓調”，“瞎子覲灯”中的“点点書”“立四柱”“送郎調”和几支花灯歌舞的曲調等。有的曲調可以隨便用在某一出花灯剧中，如“虞美情”“五杯酒”“採花調”及“平板”等。

乐器方面，打击乐使用秧佬鼓（比一般腰鼓約粗一倍）、大鑼、大鼓、馬鑼和梆子。除梆子外，这些乐器只在玩雜耍、耍獅子老虎时才伴奏，唱花灯的时候就不用了。

梆子是用旧栗木扁担中間的那一段做成，據說這一段的音色清脆。梆子用在唱腔中敲击節拍。

弦乐器，用兩把胡琴，一只月琴，一只三弦，以胡琴为主。乐器定弦以内(6)外(3)用得最多，少數剧中定为內(5)外(2)，如“包二接姐”等，个别曲調則为內(2)外(6)，如“青平玉”，內(1)外(5)的也不多，如“瞎子覲灯”中的“姑娘算命”，由(3)2)的過門轉調到唱腔的(1 6)。

管乐器使用过山号和唢呐。过山号僅用于耍雜技等的前后，唢呐也只用在“三討(訪)親”中的某些地方，或者是吹奏“將軍令”。（“將軍令”也可以用弦乐器代替）。

最后，談談呈貢花灯的“背宮調”。

前面曾經提到，呈貢花灯和昆明花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二者的顯著區別，主要在于音乐上。把兩地的“正宮”和“背宮”的花灯曲調作一个比較，可以看出它們之間是很相近的，如“板凳龍”“开財門”和“包二接姐”的曲調几乎完全一样，只有“青玉”“自(寄)生草”和“頂油灯”等少數曲調則是昆明花灯里所沒有的。

这里指的“背宮調”，是包括昆明花灯的“背宮調”在內。昆明花灯中，同时有“正宮”和“背宮”兩种唱法，但呈貢花灯只以“背宮”为主。由于正宮和背宮的不同唱法，構成了音乐上的变化，即使是同一支曲調，也因为这一变化而使唱腔、伴奏和吐字的處理上都彼此不同，各有各的特色。能够深入研究这个問題，对于今天如何豐富、發展花灯音乐，熟悉和掌握它的变化規律至少是有啟發的。它可以說明同是一个地区的曲調（或者是同一支曲調），但在几十年、几百年演唱过程中，因为表現了不同的內容、适应各地不同的語言、演唱及伴奏習慣等，而在这兩個地区是怎样变化的这个問題。

背宮調和正宮調的差別，据个人初步的認識，主要是首先由于胡琴定弦不同而產生。正宮調一般的定弦是內(5)外(2)，背宮調一般的定弦是內(6)外(3)。若是以(5 3)弦的胡琴來演奏(5 2)弦的乐曲，凡是遇到(5)以下的音位，(6 3)弦的胡琴便奏不出來了，只好翻高八度演奏。假若翻高以后旋律不好听，就需要改动几个音，才能讓这兩者之間衔接得圓滿，这样就出現了新的旋律。

伴奏如此，唱腔也就按照这个办法隨之翻高上去，久而久之，形成了背宮調的演唱。这种演唱習慣漸漸擴大，其他原有的(5 2)

或(15)調式的曲調，也受了这种往上翻的唱法影响，而把原有的曲調給予改变。所以，現在背宮調中虽然仍有很多花灯曲調是属于(52)、(15)調式的，也被称为背宮調了。

正宮和背宮，虽然是從不同的定弦而起，但它已經擴大到唱腔的演唱習慣，假如現在只按胡琴的定弦來分別，除了“金組絲”等少數曲調还可以分別誰是正宮誰是背宮而外，大部份都不易區別了。背宮調的定弦也使用(15)(26)和(52)，正宮調同样也使用(63)(15)和(26)弦的。

下面把几支昆明的正宮曲調和呈貢的背宮曲調作一个比較：

变化很小的，如昆明的“提水調”与呈貢的“滴水調”，同是在灯剧“打漁”中的曲調。

正宮 (52)	提 水 調	昆明
(2 5 2 3 2 2 1 6 1 2 3 2)		
5 5 1 6 1 3 3 1 6 6 5 6 5 3 3 6		
5·1 6 5 2 3 2 2 1 6 1 1 3 2 2 3 2·1 6 0		
5 3 3 5 2·3 2 1 1 6 5		

背宮 (63)	滴 水 調	呈貢
(3 6 6 1 5 6 5 3 2 2 3 5 2 1 6 5 6 5 5 6 6 1 2 2 3 5 2 1 6)		
5 5 6 1 6·5 3 0 3 3 1·1 1 6 1 5 6 5 6 3 5 3 6		
5·1 6 5 5 3 2 · 1 6 6 1 3 5 6 5 2 3		
2·1 6·0 5 3 3 5 3 2 1 2 2 1 6 5 6 5		

这两支曲调的小节数完全一样，除了过门的4小节变化大一些而外，主要是在最末尾一小节的 $\underline{1} \underline{6} \underline{\overline{5}}$ 和 $\underline{5} \underline{6} \underline{\overline{5}}$ 上面。

变化较大的，如两个地区不同的“金纽丝”，也同是花灯磨“鄉城親家”中的曲调。

先看第一句：

正宫 (52) 金 纽 丝 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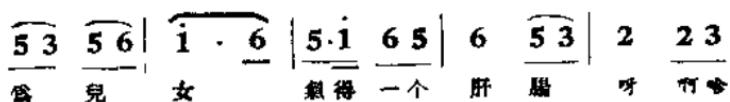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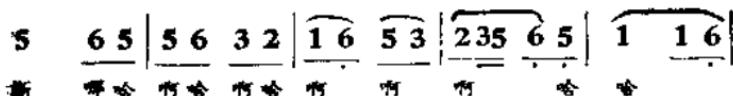
宫 (63) 金 纽 丝 呈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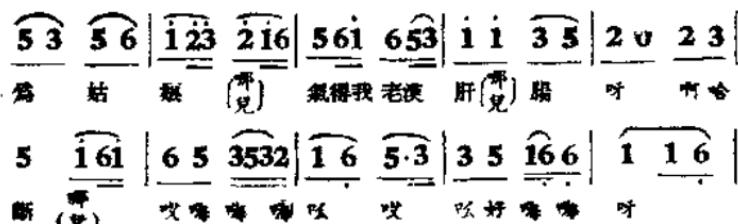
宫 (63) “金纽丝”比正宫“金纽丝”多了6小节了。再看第四句。

金 纽 丝 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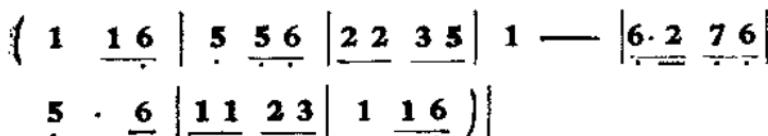


金 紐 絲 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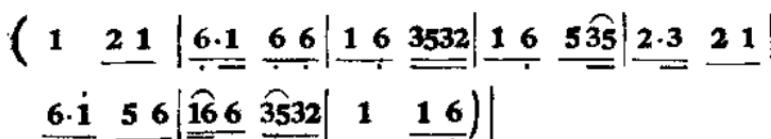


背宮“金紐絲”中的“爲姑娘”的娘字和“肝腸斷”三字这几个地方往上翻的情形非常明顯。兩支“金紐絲”的過門也是這種情形。

金 紐 絲 昆明



金 紐 絲 呈貢



正宮過門的旋律進行很平穩。背宮的過門，为了避免(5)音而修改了旋律，跳躍比較大，聽起來更要活潑華麗一些。

後面再舉一個(1 5)調式的例子來看。如昆明和呈貢的“姑娘算命”(同“廣美情”)。

正宮（15） 姑娘算命 昆明

<u>1·2</u>	<u>3523</u>	<u>5 5 6</u>	<u>1·2</u>	<u>3532</u>	<u>1</u>	<u>—</u>	<u>1 2</u>	<u>3</u>
<u>2 3 2</u>	<u>1 6 5</u>	<u>6 1 6 5</u>	<u>3 2 3</u>	<u>5</u>	<u>—</u>	<u>3</u>	<u>1 3</u>	<u>2 3</u>
<u>3 5</u>	<u>6 1</u>	<u>5</u>	<u>—</u>	<u>1 5 1</u>	<u>6 5</u>	<u>3 2</u>	<u>5 5</u>	<u>3 2</u>
<u>1 · 2</u>	<u>1</u>	<u>—</u>						

背宮（15） 姑娘算命 呈貢

<u>i</u>	<u>i</u>	<u>2 4</u>	<u>2 1 6</u>	<u>1 1 6</u>	<u>6 6 4</u>	<u>5</u>	<u>0</u>	<u>5 6</u>	<u>1</u>
<u>2 2 1</u>	<u>1 5</u>	<u>1 6</u>	<u>6 4 4</u>	<u>5</u>	<u>—</u>	<u>4</u>	<u>4 2</u>	<u>1</u>	<u>1 6</u>
<u>5 6</u>	<u>1 6</u>	<u>5 6</u>	<u>5 3</u>	<u>2 3</u>	<u>5</u>	<u>1 3</u>	<u>3 2</u>	<u>3 5 5</u>	<u>3 5 3 2</u>
<u>1 · 2</u>	<u>1</u>	<u>—</u>							

像这类的例子还很多。

在云南花灯中，因为乐器的定弦、演奏而影响唱腔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形还不只是呈貢花灯的背宮調一例，不过背宮調的这一变化更顯著一些。同时，構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乐器定弦只是它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背宮調的演唱來看，不論是哪一种定弦伴奏，它和它的唱腔都是很和諧的。廣大羣眾都喜爱这种开朗活潑、刚健清新的背宮調，这正是背宮調音樂的主要特色。

这篇文字寫成后，承碧波、且东、楊放、張炳珠等同志提了些宝贵的意見，在这里表示深切的謝意。

尹 劍 1956.12.

玉 約 瓶

李相公带着書筐下京赴試，中了一个二甲進士。返鄉途中得到一隻玉約寶瓶。走到杏花村，住宿在一家旅店中。

夜間，李相公取出玉約瓶吟道：“天靈靈，地靈靈，請出眾家仙姐小小玉約寶瓶。”眾仙女就從瓶中出來，唱着“打棗竿”和李相公歌舞。

这时，歌舞之声把店主人驚醒了，店主人見房門緊閉，就從塘上跳下來，一把抓住李相公，要仙女唱曲子給他听。李相公無法，只好請仙女們唱，仙女一面舞一面唱“綉紅鞋”。唱完，仙女又請李相公和店主人各唱一支曲子。夜深了，仙女回了瓶，李相公和店主人也各自安寢。

“青平玉”是李相公一出場時唱的。“平板”是書筐在路上唱的，後來李相公和店主人也唱这支曲調。“走板”用于行路時的伴奏。

(63)

打 棗 竿

“平板”

